

# 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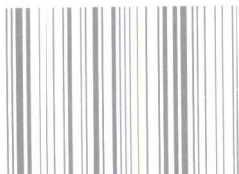


层

农村读物出版社



ISBN 7-5048-3108-5



9 787504 831088 >

ISBN 7-5048-3108-5I · 491  
定价：20.00元

厚  
厚  
的  
黄  
土  
层

厚厚的  
黄土层



农村读物出版社  
周国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 据

厚厚的黄土层 / 周国春著 . -北京 : 农村读物出版社 ,  
1999 .12

ISBN 7 - 5048 - 3108 - 5

. 厚... .周... .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1999 ) 第 50499号

---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朱 雷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 北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50mm× 1168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0年 1月 第十版 2000年 1月 北京 第 1次 印刷

印 数 1~ 3 500册

定 价 20. 00元

---

(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 内 容 提 要

1938年，蒋介石炸开了花园口，黄河泛滥成灾。大水中，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上，八路军干部李炳彪从水中救起了国民党军官李佟柱，接着他们又共同救起了地主李培德。大水退去以后，这三个同姓同属相的患难兄弟各奔东西。

十二年以后，他们的三个孩子出世了。李培德为了逃避土改把儿子扔在了陕北小村狐皮沟，山里人收养了他的儿子，并为他起名林昊。林昊在山里人的呵护下，在右派程果平的培养下成长。李佟柱去了台湾，他的儿子丁胜跟着爷爷（著名的起义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在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和拥挤狭窄的简陋民房的巨大反差中，在爷爷的爱抚、教诲、期望以及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的压力下长大了。李炳彪的女儿李北被寄养在柴峰口的老乡家里，五岁才被父母接到身边。庐山会议，父亲遭难。文革中，李北一夜间由红卫兵小将变成狗崽子。她斗争自己的老师、校长，把她推上了绝路，几乎是在同时，自己的父母也在被造反派批斗。

1969年春天，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三个孩子走到了一起。李北、丁胜等七个同班同学从燕城来到了陕北的狐皮沟插队落户。于是，在他们之

间，在知青和山里人之间，产生了悲悲切切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丁胜离开李北与秀秀同居，并且被李北送进监狱整整五个年头，依然深深地爱着李北。李北放弃了重新出来工作的父母为她创造的条件，留在了农村，一年几次步行一百八十里山路去探监，使丁胜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然而，在丁胜出狱的前夕，她却去跳崖。山里的秀秀带着她和丁胜的儿子苦苦地等她的胜哥，一等竟是十五个年头，终于和她的胜哥扯了结婚证，被丁胜带到了法国。林昊和丁胜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林昊却是一个幸运儿，地主出身并没有给他带来不幸，他当干部，被推荐上大学，以后做了一个不错的中学教师。只是他始终没有得到深深爱恋着的燕城姑娘江小南。这种爱，江小南终于懂得了。

1997年香港回归。林昊找到了亲生父母，李炳彪、李佟柱和李培德欢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文笔细腻，行文流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的真、善、美，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

#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虎落狐皮沟	5
第二章 将门之后	14
第三章 妞妞飞飞	27
第四章 福窝窝里的乖娃	39
第五章 丁家胡同那座大院里的小人精	51
第六章 庐山遮住了小姑娘的太阳	64
第七章 人民公社是金桥	76
第八章 魂系大海	89
第九章 这路是曲里拐弯的	101
第十章 皎皎月光下的血泪之交	113
第十一章 燕城的鸟儿栖息狐皮沟	125
第十二章 嫩芽出土	138
第十三章 山里人开始了早请示和晚汇报	151
第十四章 永远的留驻	166
第十五章 离村并没有离土的人	178
第十六章 少女的太阳露出了云端	194
第十七章 一段嚼不烂的故事	209
第十八章 走出山窝窝上大学的人	224
第十九章 民办教师	239

第二十章	黑牡丹	252
第二十一章	陷入泥	266
第二十二章	中花絮	280
第二十三章	风流云散	294
第二十四章	两地情	311
第二十五章	有情无缘	323
第二十六章	母与子	337
第二十七章	灰蝶起舞	351
第二十八章	解脱	367
第二十九章	找回失去的爱	383
第三十章	情哥哥带走了情妹妹	397
第三十一章	告别昨天	413
第三十二章	回归	427

# 引 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开战。中国人曾鄙视过的小日本，竟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侵略了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涂炭中国的生灵。中国人奋起抗争。国共又一次合作。

1938年的5月19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放弃了徐州。接着，蒋介石炸开了花园口，想用黄河水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于是，黄河便在花园口东南改道流入贾鲁河和颍河，淹没了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所属的四十四个县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淹死八十九万人。

大水无情，人亦无情？在河南地界，黄黄的水，吞卷了黄黄的泥沙，吞卷了黄土地上彩色的植物和活脱脱的生灵。三天三夜，一棵老槐树伸展着枝干躺浮在水中，负载着一个昏迷了的人，随波漂流。

当太阳就要跌入黄河时，老槐树撞到了一个沙丘上，黄沙丘露出黄水面有一分地大，那上面有一个清瘦的小伙子，右脸颊上有一道疤痕，那是前一年平型关战役中，一个被他俘虏的日本人用刀砍下的。那日本人的腿被砍断了，但是胳膊还能抡得起砍刀。他带着一脸的血，揣着一腔的恨，弯腰背起了他的俘虏。此时，他从一个行囊上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奔老槐树而来。那个昏迷的人的身子用一根军人的背包带绑在老槐树上。在台儿庄的战场上，他是一条汉子。此时，在大水中，却像一条正在冬眠的虫。清瘦的小伙子把他

拖抱到沙丘上。

火光、月光、星光，烘干了并照耀着昏迷中的人。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救起他的人把他放倒在行囊上，仍然看得出他的魁梧。他的身条板板正正，方头方额，鼻子和嘴都是有棱有角的。他咽着热水，也咽了面糊。启明星升起时，他睁开了那双细长的褐色的眼睛。一张清瘦的脸，一道兴奋得发红的疤痕映入他的眼帘。

“你终于醒了。”他面对的是一个着军服的国民党军官。曾几何时，他和他是冤家对头。

“这位大哥，是你救了我。”躺着的人认出救他的人是个八路，是他所熟悉的“共匪”。

“不，救你的还有那棵老槐树。”醒来的人抬眼望去，老槐树已被拖上了沙丘。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娘，娘的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槐树，娘在那棵老槐树下奶他，他在那老槐树下追逐着树影子，抓着黄黄的泥土，咯咯咯咯，和母鸡翅膀下面的小鸡子们一起笑。离开娘的时候，娘给这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两个槐树花做的菜团子，他的毛头扎进娘软软的乳峰里。和娘一别，五个年头过去了，娘，我的娘，他脱口而出：

“娘，你在哪儿，在哪儿？”

“兄弟，你……”

“我伤愈归队，顺路回家看看娘。”他望着家的方向，那里汪洋一片。

是的，他回家也顺路。他抬起头，面对着自己家，同样是一片汪洋。两个男人默默无语。

太阳又一次从黄色的汪洋中浮出了。

一堆什么东西向这边漂了过来。近了，又近了，好像是一挂大车，上边有个圆头圆脑的东西，还一动一动的，分明是个活物。

“那是个人。”两个人同时叫起来。

大车浮在水上，那上面的人也发现了他们，他似乎操起一柄桨，朝他们划了过来。沙丘上的人终于把背包带拧成的绳头抛给了那个人。

第三个人拄着一把铁锹，在两个军人的帮扶下，登上了沙丘。这是一个矮矮的人，圆圆的眼，圆圆的嘴，圆圆的鼻子，圆圆的脸，像个娃娃，笑起来，两个酒窝似乎能溢出酒滴。

三个难兄难弟相互报起了大名。清瘦的小伙子叫李炳彪，魁梧的小伙子叫李佟柱，圆头圆脑的小伙子叫李培德。患难兄弟同姓李。也许，上几辈子的老先人祭的是同一个祖坟。报起生辰，又同是属虎的。

“这是命，同命才能相连。”李培德晃起了他的圆脑袋。他还想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古训。当他把爹爹只会叫作阶阶时，爹就教会了他念古训。他知道，他们三官庙村，孩儿上千，只有他冬天穿狐皮小袄，夏天穿绸裤，住高门楼。因为，他有这命，他有这天。大水盖地铺天，他坐在自家的一挂马车上出门办事，才活了下来。

“我可认命。”说话的人脸上的疤痕在跳动。这长工的儿子相信奋斗求生存，老百姓的贫苦，不是命中注定的。

“是命也罢，不是命也罢，反正你们谁想在这里聚？”李佟柱这么说着，由不得想起了槐树，要是真有命，老槐树和他的缘分就是命中注定。

“这水真大呀。我刚进村，水就漫了上来，我调头往龙王庙跑，那里地势最高。谁想那水追着我直跑到庙后头的山包上，眼见着大水淹了龙王庙。退到最后，已经是没个退路了，嘿，这水呀，也就不再逼我了。”不信命的人，也好生奇怪，这水为什么没有要了他的命？

三个人又是摇头又是笑，他们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过，一家人不会不认一家人的。他们一起吃光了所带干粮，又吃起了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老槐树的皮。

大水退了，李培德回家了。方圆几百里，都有他家的地。水走了，地又是他的了。李佟柱回部队了。他爹是行伍出身，他步出军校就进军营，魂系军营。李炳彪去执行共产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他是党的人。

三个人踏着黄色的烂泥沼，一步三回头地分手了。

# 第

# 一

## 章 虎落狐皮沟

1950年。

早春时分。

三更天。

陕北川坪县狐皮沟村。

狗子们的叫声一声紧似一声，似乎有什么人从村头大道上匆匆而过。好一阵子，狗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

老光棍林二起身给社里的牲口添草料。陕北的合作化运动走在全国的前面，所以狐皮沟才有合作社的牲口圈，一溜三个敞口的大土窑洞把着村口。旁边另有一孔小窑洞，那里住着林二。

也许是走得急，狗子叫了那么长的时辰，叫得他心烦，乱麻似的。也许是上了岁数，腿脚不利索，这不，过了年了，算起来，也满五十了。总之是出得窑门就绊了一跤。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品着这一跤跌得不全怪自己，被什么绊了一下，腿部的感觉告诉他，好像是个小小的布袋。他低下头的同时向前探了探腿，触到了一个软软的、绵绵的东西。定睛细细看，是一床厚厚实实的小棉被，里面裹着个……唉呀，是个娃娃嘛。林二急忙抱起他，借着月光，看清了。这娃娃，小小的，脸儿黑黑的圆圆的，鼻头、小嘴也是圆圆的，眼睛紧闭着，鼻息均匀，似乎正做着一个好梦。他，在笑哩，笑得那么甜，嘴角边上有一个深深的小酒窝。刚才林二一个跟头那

么大的响动，都没有惊扰这个娃娃的好梦。

裹得严严实实，舒舒服服睡着好觉，绊我老头子一跤，还笑。哪里来的这么个怪物！林二喜滋滋的，把这怪物放到了自己的炕上。

打着捆的小被子被解开了。一个男娃，赤条条一丝不挂，在麻子油的灯苗下变得个影子，在林二的窑壁上闪动着。孩子的小胸脯上有一方纸，板正得像一张画片，带着那个小家伙的体温，热乎乎的，上面有几个毛笔字。林二虽说不识字，但是知道，这字写得漂亮。天亮以后，他把这方字拿给村里小学校的先生看了。先生把上面的字给林二念了一遍：

“正月初一生人，属虎，”还不住地赞叹着：“好字，好字呵，瞧人家这颜体字，写得多有功夫！”

“林二那老光棍半夜里拾了个儿的。”

“是给牲口拌料啊绞拌出的儿。”

“这不知是哪道沟里的情种子？”

“是拾的呢，还是人家给的？是人家的，还是自己的？说不好。”

林二得了个儿，这消息衔着那些个俏皮话展开了翅膀，在村子里、地头上绕着圈圈飞。

林二呢，从拾了儿的那一刻起就没合过个嘴，先是自己对自己笑。后来天亮了，又对众人笑，连带着还唠叨个没完：是上天有眼哩，怕咱断了根，赶着给咱送了这颗儿，亲格旦旦的够多好！

到了后晌，林二乐也乐罢了，说也说罢了，像是记起了啥，抱起儿子又一次来到了小学校，央老先生给娃娃起个大号，了桩心事。

老先生快七十了，小眼在满脸的皱纹堆里眯起，他用长长的中指杵着下巴沉思良久，慢悠悠脱长了声调：“叫个林昊吧。”

“林昊，是个有气势的名。”老先生告诉林二，“昊，乃天也。既然这儿子是上天赐予你林二的，你仰慕上天，就把儿子叫个昊吧。”

林二硬是把这个昊字认下了。听先生讲，日头底下是个天，天顶着日头，林二好生欢喜：好名字。蓝格莹莹的天在红彤彤的日头底下，怪不，日头出来满天红，一幅好景致。娃娃有这么个吉祥的名字，日后会过上好光景哩！不会像我老汉这个样，唉，苦啊！人有七情六欲，如果没有婆姨，陕北人会说，那人命最苦。他没有可心坎的人？没有美美的痴痴的去爱过一回？有哩，不仅有，还有的大发着呢。

小时候，林二和一个叫元宝的小姑娘一起搓黄泥蛋，两个光屁股小猴同时盯着对方羞于见人的地方，看得直从黄土堆上站起。

“元宝，你怎么没有牛牛？”

“我不知道。”小姑娘慌乱极了。

“不长牛牛你怎么尿呢？”林二看到了别人的缺陷，他好难过。

“为什么你有牛牛我没有？”黄毛小丫头大哭起来，她感到了这不公平。

“不哭，不哭。”林二哄着她，自己也是泪涟涟的。他是哥哥，主意大，用手背替元宝擦泪时，有了主意。咱们做个牛牛给你安上。于是，两个小家伙和起黄泥巴，由林二小心地捏成一个牛牛给元宝安上。可是，老天不作美，牛牛安上去掉下来，安上去，又掉下来。从正午，直到太阳的影子斜了，牛牛也没安好。两个娃娃哭一阵又一阵，只好作罢。临了，林二抱紧元宝许下大愿：

“不怕，你没有牛牛，有我林二哥哥，以后尿不出来找我，谁敢欺负你也找我。”小姑娘的眼睛像星星一样，亮闪闪的，冲着林二眨着。

这以后，他俩像一根线上拴的蚂蚱，从早到晚一起蹦跶。春天，他们用柳枝和小野花做成花环，元宝戴在头上，林二看；夏天，他们一起拾麦穗，只要林二拾下了，元宝的小篮子就不会空着；秋天，他们和收秋的大人在一起，用豆秧子点火，烧玉米豆、花生豆、土豆、黑豆和红薯，林二只要能吃上，元宝的肚子就会滚圆；冬天，他们出去拾牛粪，捡柴禾，林二把元宝冻僵的手塞进自己的心窝窝里。大人们都说，林二这孩子善良，长大以后不会亏待

婆姨的。他们一天天大起来。当元宝辮毡似的黄毛毛梳顺了，编起小辮子的时候，他们曾偷偷避开众人，在山窝里拜过一次天地。

元宝的胸部高高地隆起来了，他们羞于一起蹦跹了。他们之间，有了两颗撞到一起就疯狂扑腾的心。元宝生平纳的第一双袜垫儿，在月影地里塞给他林二。他们唱着哥哥妹妹的酸曲儿，搂抱在一起。

那一年秋，村里来了四个吹唢呐的后生，住在了元宝家。头天来，第二天狐皮沟就叫冷子打了。冷子比鸡蛋大，把就要到手的庄稼打成泥。元宝的娘老子在糜子地里收秋，被冷子打倒在地。林二和四个吹唢呐的后生把他们背回家，他们先后咽了气。元宝家独门独户，是讨吃来到此地。元宝老子临咽气时，把独生女儿托付给四个后生。其中那个最年轻最英俊的做了元宝的男人。据说，吹唢呐的后生们和元宝家是乡亲。

林二是个孤儿，在他满十五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又死了。十八岁的小伙子，没有钱给元宝的双亲买棺材送终，眼睁睁看着四个后生把元宝从娘老子的坟前带走。他想说，元宝是我的，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给人家娘老子买不起棺材，送不得终，就做不得人家的女婿。

元宝走时，给林二送过来一双鞋，鞋帮帮用丝线纳过的。这双鞋林二像宝贝一样收起来，时不时拿出来看哩。以后，向小伙子提亲的人也有一些个，他见了都只是摇头，元宝的影子花了他的眼，没人能中他的意。

在他往三十上奔时，从上川下来要饭的娘俩，儿子三岁，虎头虎脑。娘的模样俊哩，尤其是那双花眼，亮得像星似的，一眨一眨的。那是冬日里的一个大雪天，他们到林二的窑门上来讨吃。

“你一个人带着娃？”林二心疼这母子。

“我男人姓寻。”

“他在哪儿？”林二见女人在揩眼窝。

“娃他老子的到山里去套黄羊，去年秋里进的山，转过年又一个秋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川旱了，地里一颗粮也没收得起。”

女人的泪如山泉。

“妹子，你要不嫌，在我这窑里住到春天再说吧。”林二的鼻头酸酸的，他背过脸去。不知为什么，他把眼前的女人看作元宝。

女人抽泣着，拉过儿子给林二跪了，林二一把抱起了娃。

林二把母子安顿在自己的炕上，他挤进了仓窑。

那一晚，他去了月影地。

月影地，那是他和元宝唱过酸曲的地方。他忽发奇想，难道是元宝那鬼东西使的神，为我送来了婆姨还领着儿的？

女人叫狼毛，娃娃叫狗剩，娘俩在林二窑里住下来。这是个闲不住的女人。林二那孔烟熏火燎的黑窑，她又刷又扫，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修补了院墙。他给林二缝了新褂、新袄、新被。春天，从村南头大干妈的窑里，抱过来一窝鸡娃，翻一架山，从六里岭的集上捉来了一只猪娃。林二的院子里，鸡叫猪嚎，她还嫌不够。秋天，去集上卖了糜谷，换回了两只羊羔，狗剩和羊羔满院撒欢。于是，她又从村北头权民窑里牵来了一只护院的小黑狗。

这家，有个模样了。

“林二呀，娶狼毛为妻吧！”权民的老子的开了口。他是一村之长，又是和林二光着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人。因为姓师，人们戏称他狮子。

林二不说话。

“你不情愿？”狮子好生奇怪。这小子这么痴谜？没了元宝就打一辈子光棍？

林二有苦说不出。狼毛做起过一个男人贴身穿的红兜兜，一针一线绣上花，那不是给他林二的，因为，他分明看到，兜兜做好了，就收起来了，又分明看到，狼毛把兜兜贴在自己的心窝上，默默地流泪。她的男人在她的心里。林二没有勇气让狼毛做他的婆姨。他听老人们说过，强扭的瓜不甜。

三个年头过满了。

狼毛像他的元宝一样，也叫他林二哥哥。他们除了分住在两孔窑里，过得像一家人。终于，在鹅毛大雪飘起来时，狗剩抱住他的

膝盖，叫他作亲大（大，即爸爸）。狼毛拿出那红兜兜，眼窝窝照着林二的脸。那兜兜热乎乎的，像是从狼毛的心口窝子上掏出来的。林二很郑重，他要在过年时把狼毛娶过门。狼毛的一对毛眼眼被泪水滚得晶亮。她知道，在这个黄土窝里，不大的野山村，同在一堵墙里，这个男人竟从未碰过自己，这话在光天化日下说起，大概都没人肯信。林二哥哥的人品，赢得了狼毛的心。

大雪下了七天七夜，山野披上了银装。狼毛给自己做了红花棉袄，给林二也缝了一身新棉衣，那棉衣的颜色和老树的皮一模一样。权民家送来了新铺盖，大干妈领着些婆姨女子为一对新人糊好了窗，贴上了窗花。狮子带着几个老人手重新盘好林二窑里的炕。这个年呀，等着一对新人去过哩。

雪停了。从上川下来个男人，踩着厚厚的雪，敲开了林二的窑门。狼毛盯着来人，他满脸的黑胡茬，虎背熊腰。突然，两个人同时叫起来，跌撞着搂抱在一起。女人捶着男人的胸，号啕大哭。狗剩抱着黑狗看呆了，林二靠着窑背，看愣了，愣过神来，心里明镜似的。

狼毛的男人在山里遇到了土匪，土匪头竟看上了他的好身手，要挟他人了伙。两年以后，他冒死逃回了家，又沿途打工挣钱找到了这里。

一家三口人团聚了，要回家过年去。

临走时，婆姨汉汉双双跪在林二的脚下，狗剩抱着林二的腰掉眼泪。

“走吧，走吧！”林二送他们上了路。

好像是梦，梦酣，梦甜，毕竟是梦。只是，这梦醒来，林二又多了一个爱物，贴身穿的红兜兜。

狼毛走了，林二的院子冷清了下来。黑狗跟狗剩走了，家禽能吃的吃了，能送人的送了人，家的模样又没有了。

以后呢，一年一年过来了，林二年纪也有一把了，只好光棍汉一个，撑船到底了。自从有了合作社的牲口棚，林二干脆离开了那个曾经有过家的模样，然而终究没有成为家的院子。也许，要和那